

王法

王刚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王法

王刚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法/王刚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39-2454-3

I. 王…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6858 号

王 法

著 者 王 刚

责任编辑 董 耘

封面设计 怀 一

版式设计 宝 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454-3/I·1134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信安民谣(代序)

“信安地邪——说着王八来个鳖！”

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谚语流传在信安。

说来也怪,一个年代久远,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十分丰富的千年古都,为何会盛传这样一个粗俗平淡的民谣?

令人不解,一个蜿蜒的群山俯瞰,心胸坦荡得能把九曲十八弯的大河当做胸前橙色飘带的古老都市,为何会把传说中的这个谚语当成时尚语言?

有人不以为然,无非是一个脱口而出的民谣!

有人锁眉钻研,决不是一个民谣这么简单!

有人冷眼观看,里面是否藏着千年的是非恩怨!

.....

学问之人从文化现象透视这个看似简单的民谣:古老的绝句、圣人的语言,已经在市民的口中遗忘经年,为何一个谚语却能变成经典?

博学之士从社会现象透视这个神秘莫测的民谣:王八也叫甲鱼,老鳖亦称团鱼,为何谚语之中单用贬义的叫法?是针砭时弊、是背后妄言,值得探讨玩味里面寓意的深浅!

还有人站在历史文化资源的山巅,讲述着遥远的从前从前:民族

英雄的墓前，精忠报国的思想曾把你身上的勇敢精神点燃；千古圣人的林前，治国安邦的抱负曾激起你成就一番事业的伟念。

但那毕竟都是遥远的从前从前。

时下的人们，脑海中汲取到的也许只是变了味的文化资源：英雄墓前，点燃起的是鲁莽和野蛮；圣人林前，激荡起的只是计谋和权势的波澜。

有人说你说的不是信安。

也有人说你说的只是信安的小半边天。

这里就不做过多无谓的纠缠！

信安的今天已经不是昨天，千人的小镇已经变成户过百万的都市。悠久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资源，只能融化在少数学问人的血脉之间，那凤毛麟角的儒雅身影难得一见。

现代人的时尚、现代人的观念、现代人的美色和金钱、现代人的关系和大权，正在信安的各个角落忽隐忽现。

万众一心关注着一个新闻故事；

成百上千围观者一起街头狂言。

一件平凡琐事都可能成为信安人眼中的焦点。

大家都在谈论着你，你怎么可能永远不出现！

于是乎，成就了一个万人传诵的经典民谚，引来了众多学者教授探讨、钻研，带来了精彩故事万万千千……

信安市最近爆出了一个特大新闻：信安市电视台的一个部主任和检察院的一个反贪局长在市交警支队的酒桌上打了起来。

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消息就传遍了信安市的大街小巷，并且迅速演绎成多个版本。有的说，酒桌上，检察院的反贪局长不认电视台主任的牛气，酒醉之后，掏枪把电视台主任砸了个乌眼青；有的说，电视台的部主任见多识广，酒桌上根本不把检察院的反贪局长放在眼里，多喝了两杯之后，操起摄像机把反贪局长头上砸了两个青包……津津乐道的信安市民还颇有兴致地把这次事件和上次市供电局与市自来水公司“顶牛”的事联系起来。去年大概正是三伏时节的盛夏，市供电局和自来水公司因为在给对方水价和电价优惠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双方又都觉得自己比对方牛气，就毫不相让地掐了起来。供电局自认为是“电老虎”，没人敢惹，就首先动手断了自来水公司的电，转眼之间，自来水公司办公室和家属楼的空调、电扇立即安静了下来。没了电，自来水公司的同志们热得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流“阿富汗”，但他们硬是精神可嘉地咬紧牙关挺了下来。在供电局断电还不到半个小时，自来水公司就高效率地拧紧了通往供电局办公楼和家属院的水闸，并打电话嘲笑道：你供电局在别人面前是“电老虎”，在我

“水霸王”面前只能是“纸老虎”。于是,供电局的同志们只能上班买矿泉水喝,下班买盒饭吃。回到家之后,澡不能冲,衣服不能洗也就忍了,但要命的是,大小便之后没办法处理,实在让人大伤脑筋。于是乎,供电局办公楼和家属院到处飘荡着那已经久违了的、原本只残留在脑海记忆中的旱厕的恶臭,这下可大大地影响了供电局同志们的情绪和战斗力,也严重损坏了供电局那原本良好的外部形象。凡来供电局办事的客人无一例外都捏着鼻子,大气不敢出,办完事撒腿就往外跑。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不到,供电局的同志们就彻底丧失了斗志,再也坚持不住了。局党委只好开会仔细研究分析了一下事态,很快便研究分析明白了这个早就该明白的道理:水是人和自然界各种生物的生命之源,没有水,地球上的生命之花就会立即枯萎;而电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人类在没有电的漫长岁月中也一直生活得很好,断自来水公司的电只能够导致他们生活水平的下降,只是给他们添了一些小麻烦而已,他们完全可以坚持下来,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自来水公司停了自己的水,则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没有水,比没有食物更可怕,时间长了,自己的办公楼和家属院就会变成超级大厕所,臭也会臭出人命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供电局马上举双手投降,立即给自来水公司送上了电,而且免了自来水公司家属院的电费。自来水公司本来就是为了争这口气,好,既然你承认了我比你牛就行,以后你供电局到我这儿就别狂了!自来水公司这才拧开了给供电局供水的水闸。供电局的“电老虎”们看着水龙头里流出的汨汨清水,好像见到久违的亲人一般,竟然流出了激动的泪水。这就是信安史志上有名的“水电之争”,以自来水公司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如今让信安市民百姓感兴趣的,就是这次事件会如何发展演变下去并如何收场?究竟是电视台的部主任牛气还是检察院的反贪局长光棍?在这个问题上,和上次的“水电之争”一样,市民们也分成了两派,争论不休。一派认为电视台的肯定要比检察院的牛,依据是记者

乃“无冕之王”，他们掌握着舆论工具，这下检察院的肯定惨透了，电视台少不了要三天两头曝他们的光。有人不解，问：曝什么光？马上招来许多人的嗤笑：这不明摆着吗，检察院的屁股肯定不会那么干净吧！谁不知道“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要想找他们的茬儿还不容易，哥们儿，以后你就注意看信安新闻吧！另一派则不以为然，电视台再牛，也只不过是新闻单位，能有多大的权力？再说了，你给我曝光，我改了是给你面子，不改你又能怎么着我？可检察院就不一样了，人家是执法机关，是有权批捕人的。批捕！懂吗？就是逮捕。你们说说，电视台的那些狗屁记者们出去采访，哪次不吃请不收礼？否则，他们会给你宣传？会给你往脸上贴金？没门儿！所以，检察院的要想抓他们几个人修理修理还不是小菜一碟……

就在信安市民们议论纷纷、争论不休时，信安电视台评论部副主任刘红军已经坐到了信安电视台台长苏祥办公室的沙发上，情绪激动地向他汇报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苏祥平静地看着表情激愤的刘红军。小伙子相貌堂堂，三十岁刚出头的年纪，是电视台公认的才子，但性格倔强也是出了名的。刘红军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电视台最年轻的中层干部，业务水平自然是没得说的，就是为人处世还不太成熟。此时，刘红军一头短发根根直立，四四方方、有棱有角的国字脸上，怒火在眼中喷射着，情绪十分激动地说：“昨天我带着摄像马建军到交警支队拍交通治理整顿的节目，中午交警支队安排吃饭，饭桌上碰到了和平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李向东。因为以前见过面，所以，我还客气地和他打了个招呼。谁知坐那儿聊了没几句，李向东就出言不逊，说你们电视台的鸟记者逮谁拍谁，今天交警支队的马屁拍完了，明天也到检察院拍拍我们！我听了当时就有些生气，回敬他说，我们电视台也不是逮谁拍谁，不是家儿的请我们去拍我们还不拍呢！说完我也没多想，以为就过去了。没想到酒喝了还不到一瓶，李向东又来找茬儿，他往玻璃杯里倒了足足

有三四两酒，端到我面前说，在电视台当个鸟记者牛什么牛？哪天犯到我手里还不照样歇菜！今天给你个机会，把这杯酒喝了，以后出了事儿到我这儿都说好。我听了当时就气得火冒三丈，接过酒杯摔到了地上，说咱俩还不知道谁犯在谁手上呢！在座的交警支队办公室主任忙过来劝解，勉强把李向东摁到了座位上。李向东又要来一个玻璃杯，倒了一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借酒撒疯，说你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货，看老子过几天怎么修理你！我当时也多喝了两杯，站起来抓住他的领子说，老子现在就修理你！和他一起来的另外两个检察官冲过来抓住了我的胳膊和头发，李向东趁机掂起酒瓶砸了我的额头一下。还好，我带的摄像马建军是好样的，拿出块摄像机电池冲上去砸在了李向东的脑袋上，把他砸翻在地，要不我可就吃大亏了！这时，外面跑进来几个交警把我们拉开了……”

台长苏祥十分冷静地坐在他那宽大气派的办公桌后面，听刘红军讲述着事情的经过，时不时用手挠挠满头泛着银光的白发，脸上表情十分严肃。电视台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的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白的，也许是一夜之间，也许是几天之内，反正很快。而且他的头发不是花白的那种，而是没有一根杂毛的雪白。从一头黑发到满头银发，中间似乎根本就没有个过渡，于是就有人怀疑他是染的白发，是为了显得风度翩翩，要不怎么会白得这么快、这么纯！况且他刚过五十岁的年纪，也不到满头白发的年龄啊！反正那一段时间，台里少白头的哥们儿腰杆都挺得很直，总算找到和台长的共同之处了！但也有人怀疑他是少白头，只不过以前染过黑发看不出来，现在头发全白，干脆顺其自然不染了，就成了现在这样子。不过谁也不能肯定自己的猜测是对的，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惯了，没有人再随便瞎猜乱想了。

有关他头发的议论，苏祥不一定知道，但他毕竟也是从刘红军这种血气方刚的年龄走过来的，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十分了解刘红军的心理。在刘红军还没有完全冷静下来以前，是万万不能批评和指责他的，那样会伤了他的自尊心，激起他强烈的逆反心理，甚至会导

致他敌视你一辈子。当然更不能去表扬他,让他分不清是非对错,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苏祥伸手挠了挠头中间那一小块已经歇了顶的发亮的头皮,慎重地想了想,才关心地说:“你额头的伤怎么样?要紧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休息几天?你放心,这件事台里一定会妥善解决的!”刘红军颇为感激地看着苏祥,像找到了靠山,又像得到了长辈的关怀,眼睛里充盈着泪花。

几乎在同一时间,和平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李向东也坐在了检察长范天明的办公室。范天明严厉的目光直射在李向东的脸上,让李向东感到几分心惊和胆战。在全市检察院系统,范天明的严肃和严厉是出了名的。他个头不高,但走路腰板挺得笔直,办事干净利索,说话简洁果断,脸上常常浓眉紧锁,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一看就是军人出身,天生干检察官的料,下属对他都十分敬畏。

此时,坐在沙发上的李向东心里惴惴不安。他微微发福的身子发出旁人不易察觉的颤抖,白净的脸庞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放在两腿中间的双手,掌心湿漉漉的。昨晚发生的事,他不敢隐瞒不报,因为这种事情根本就保不了密,要不了一天,风言风语就会在信安传得满世界都是,检察长肯定早晚会的知道的。他清楚,在范天明眼里,现在主动汇报认错和以后让其发现后被迫坦白交代,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检察长,我先做个自我批评,昨天我不冷静,和电视台的人发生了冲突,还动了手,我是有错误的……”

“哦?”范天明不自觉地皱紧了眉头,这个李向东,三十五六岁的年纪了,怎么一到事儿上还像个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那么冲动!

“昨天我按我们反贪局丁局长的指示,带人到市交警支队调查他们一个副大队长的涉嫌受贿案,到了中午,交警支队领导拉着无论如何不让走,非让留下来吃饭。”李向东边说边用眼角扫了范天明一眼,看到范天明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脸色也变得发青起来,心里不禁更加紧张,忙开脱道:“我知道办案的时候绝对不能接受涉嫌单位的宴请,

可是他们两三个人拉住我们一个,我们怎么也脱不了身呀!”

范天明不耐烦地朝李向东摆了摆手,不愿听他的解释,李向东只好继续往下说:“在饭桌上,我遇到了来交警支队采访的市电视台评论部副主任刘红军,就热情地邀请他方便的时候,到咱们检察院来采访采访。没想到他竟说,你叫我去我就去了,不是家儿的叫我去我还不去呢!”李向东很聪明,他相信把这些轻视检察院的话放在刘红军口中说出,肯定会激怒范检察长,那下面就好办了。他稍微抬起些头来,观察范天明的表情,却发现范天明还是和刚才一个样,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就有些失望地继续说:“我强压住火,又赔着笑敬了他一杯酒。哪知道他还是一点不领情,反而接过酒杯就摔到了地上,还一把抓住了我的领子和我动手,和他一起来的那个摄像上前帮忙,用他们摄像机上的电池,有砖头这么大……”李向东边说边用手比画了一下,“照我头上猛砸了两下,把我头上砸出两个包来。只怪我当时也不太冷静,情急之下,抄起酒瓶在刘红军的头上砸了一下,这是我作为一个检察官所不应该的,请范检察长给我处分!”

范天明一言不发地看着李向东,足足有两分钟,把李向东看得心里直发毛。李向东刚才讲的,他不用动脑子,就能听出许多不实之处。如果你不狂妄自大,电视台的干吗要和你过不去?他们也没有这个胆啊!啊,说把检察院的检察官打一顿就打了,他们不想在信安呆了?这个事十有八九是李向东狂妄自大惹下的麻烦。但这件事毕竟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矛盾,如果大张旗鼓地去处理也不好。而且一旦处理不好,对内会让自己人觉得没面子,对外又会让检察院下不来台。眼下最好以不变应万变,等等看电视台那边有什么反应再说。想好之后,范天明这才对着李向东声音不大但语气严厉地说:“这种打架动粗的事情发生在你这个反贪局副局长身上,你不觉得太不像话了吗?你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把事情经过详细地写下来,交给你们丁局,让他签署意见之后,报到我这儿来。好了,你先回去吧!”

早已如坐针毡的李向东像得了大赦一般,从沙发上弹起来,快步

走出范天明的办公室。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心里轻松了许多。事情远没有他当初想象的那么严重,他大大地出了一口气,抬头看见副检察长程安国正迎面朝他走来,忙在脸上挤出笑容,边向程安国点头打招呼边把身子侧向一边,给程安国让路……

二

刘红军从台长苏祥的办公室出来,回到评论部的大办公室,部属们立即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般,把他围了起来。女主持人薛梅梅手捧一束鲜花献到他的手中说:“欢迎红军凯旋归来,我们坚决支持你!”场面立刻欢腾了起来,部里的编导、摄像、主持人们七嘴八舌地吆喝道:“真理在我们刘主任手里!”“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要坚决给那些执法犯法的家伙好好曝光!”……

看来摄像马建军已经把昨天发生的事情的前因后果和部里的人讲了。面对这种场面,刘红军也不禁有些热血沸腾,他很自豪,他在这帮年轻人中还是很有人缘的。他刚想说些什么表示感谢的话,却忽然发现面前的年轻人一个个都闭上了嘴,办公室突然安静了下来。正感到奇怪,斜眼看见部主任崔江华从他身后表情严肃地走了过来,冲着人群训斥道:“上班时间,能这么大声喧哗地闹腾吗?还有没有一点工作纪律?”然后回过头对刘红军说:“红军,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刚才还围聚在一起的编导、摄像们,此时一哄而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忙碌了起来。

崔江华的办公室异常杂乱无章,到处都是报纸、杂志、稿纸、录像带之类的东西。其实每天早上内勤小英都会把他的办公室打扫得干

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可不知为什么,要不了多长时间,再来到他的办公室,你就会发现,办公室就又被他搞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刘红军一开始也闹不明白崔江华为什么会这样,后来听部里的记者拿崔江华开玩笑,说崔主任不把他的办公室搞得这么杂乱,怎么才能映衬出领导整天工作的繁忙。刘红军事后一琢磨,嘿,还真是这么回事,否则崔江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坐下之后,刘红军看到崔江华夸张地紧锁着眉头,把办公桌上堆得乱七八糟的稿件、单据整理到一起,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其实崔江华今年也就四十多岁,可是由于城府太深,整天和下属不苟言笑,加上本身又长得有些老相,脸上皮肤暗无光泽,皱纹较多,所以看上去像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似的。慢腾腾地整理完桌上的稿件,又喝了口茶,他才面无表情地对刘红军说:“伤得怎么样啊?要不要休息几天?”刘红军一直看不惯崔江华没当个屁大的官却爱摆出官气十足的样子,肚里的气又开始往上涌,但他强压着,说:“没事,这点皮外伤,搁不住休息!”

崔江华又拿起支圆珠笔,边往稿件上签署修改意见,边带着批评的口气对刘红军说:“红军啊!虽然你才三十出头,还很年轻,可是毕竟已经当上了电视台的部门副主任,也算副科级领导干部了,所以以后要注意给部里的那些小年轻们做好表率,不要动不动就义气行事,带头去和别人打架,这样不仅起不到好的表率作用,还会给咱们电视台抹黑的!”

刘红军仍强压着火,一句话不说。崔江华顿了一会儿,没听到刘红军辩解的声音,还是不紧不慢地说道:“既然事情已经出来了,又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而且你的脸上也还带着伤,我的意思,你先回家休息几天。等过了这一阵子,伤好了,再来上班,好吗?”

“那就太谢谢崔主任关心了!”刘红军站起来摔门离开了崔江华的办公室,走进隔壁他的办公室,见摄像马建军正坐在里面吸烟,女主持人薛梅梅不满地冲马建军发火道:“别吸了好不好,快把人熏死

了！”马建军不以为然地厚着脸皮又猛抽了一大口，看到刘红军阴着脸进来，忙朝他挤了挤眼说：“是不是让崔头批了一顿？”

“你说呢？”刘红军白了他一眼。

薛梅梅忙站起来，拿起办公桌上的不锈钢保温杯，给刘红军泡了杯茶，说：“崔头就那个样，整天架子比台长还大，别往心里去！等哪天我要是实在看不过去了，非亲自出马办办他的难看不成，好好给你出出气！”

马建军伸出大拇指：“这才像咱们巾帼女侠说的话，梅梅办他的难看，估计他连个屁也不敢放！”

薛梅梅瞪了他一眼：“哪儿有你说的话，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

“好，不让说就不说，外边凉快，咱就到外边呆着，省得碍人家的正事！”马建军一脸坏笑，话里有话地站起来，一摇一晃地向外面走去。刚出门，就听到薛梅梅在后边说了声：“讨厌！”办公室的门“嘭”的一声被关了起来，马建军伸了伸舌头，忍不住笑出了声。

刘红军刚想和梅梅开玩笑说别把我的门摔坏了，却猛然看到，一向泼辣外向的梅梅竟被马建军刚才的一句玩笑话羞得面如桃花，原本就娇丽的脸庞变得更加妩媚动人了。薛梅梅两年前才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之后就分配到了市电视台，据说中央电视台的几个当红主持人都是她的师哥师姐。凭她的条件，当时留在中央台是没问题的，可不知为什么，她竟然回到了信安，连省台也不去，直接来了市台，分到了《信安焦点》所在的评论部当主持人。

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气氛反而有些尴尬起来。薛梅梅一时无话，就端起刘红军刚喝了两口的茶杯去续水，可接得太满了，往桌上放时，不小心洒了，一下子烫到了手。薛梅梅疼得惊叫一声，忙把手指头放到嘴边吹。刘红军也急忙掏出手绢，上前擦薛梅梅的手，只见雪白娇嫩的手指已经被烫得有些红肿。刘红军把薛梅梅的手指放到嘴边吹了吹，见薛梅梅已是眼中浸泪、小脸泛红，心疼地说：“梅梅，要不要到医务室看看？”薛梅梅摇摇头，伸出另一只手轻轻抚摩着刘红

军额头上乌青的肿块,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般流淌下来。

刘红军正要安慰她,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刘红军忙放开梅梅去开门,见一组制片人苏三宁拿着几盒录像带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红军,怎么样,伤得碍事不碍事?我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盯在机房改片子,刚回到办公室才听说你出事了!”苏三宁长得人高马大,嗓门也大得出奇。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差点把沙发坐塌,薛梅梅吓了一跳,忙站起来强作笑容地说:“我还是走吧!这沙发非让你苏大个给坐塌不可!”苏三宁这才看到薛梅梅脸上带有泪痕,开玩笑道:“嘿!看把我们的小公主心疼的,我要是被打成这样,你该不会流泪吧!”薛梅梅一下子又恢复了平日的泼辣:“那也不一定,真要是把你打成植物人了,我没准也会掉两滴泪。”苏三宁就大笑,说:“梅梅,你也忒狠心了吧,作为阶级弟兄你也不应该这样无情呀!”又盯着刘红军的额头说:“嘿,这小子下手还真他妈的狠,都砸青了!”

刘红军笑了笑:“没事!不过倒是崔头儿嫌我头上的伤给他丢人,非让我回家休息几天。你有事没有,有事趁早说!”

“什么,让你休息几天?那怎么行,这个月不是轮到你审节目了吗,你休息了这节目谁审啊?”苏三宁问道。

“谁审?崔主任审呗!离了我,天还会塌了?地球还会不转?你找他去嘛!”刘红军虽是笑着说,但脸上却郁郁不快的样子。

“让他审我还真慊,崔头儿每次审节目,简直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不管做得好坏,他都得给你挑出点毛病来,不让你改上个三遍五遍,就甭想过关。”苏三宁有些为难地挠了挠头,忽然灵机一动,说:“干脆趁你回去休息之前,把我的节目先给审了得了!”

“好,审就审,有什么好休息的,我最怕没事在家呆着了!”刘红军伸手向苏三宁要录像带。

苏三宁把录像带放到刘红军桌上,压低声音神秘地说:“你真不想休息?你要是真不想休息的话,我倒可以给你安排个事儿干。明天我要去四方航空公司,坐他们的飞机到外地跟机采访,干脆你一起去

得了。”

“这倒是个好事,比让我在家里无聊地闲呆着强多了,怎么不早说呢!”刘红军假装埋怨。

“那就定了,明天早上我去接你。”苏三宁指了指那一摞录像带,“不过,今天你无论如何要把节目给我审了,否则,恐怕就去不成了。”

“你小子敢威胁我,想和我做交易是不是?”刘红军拿起录像带看了看,说:“对你苏三宁我审得说不定比崔头还严呢,你可别后悔!”苏三宁忙说:“别,别,千万别,鸡蛋里挑骨头的事咱哥们儿最好别干。”

“你小子现在已经不当家了!”刘红军拿起录像带,招呼正觉得无聊的梅梅:“梅梅,走,一起审苏大个的节目去,帮我给他多挑点毛病出来!”苏三宁故作害怕,向薛梅梅说好话:“梅梅姐,我知道你心地善良,改天我请你吃饭,您今天千万要手下留情!”梅梅脸一红,骂道:“嗨,苏三宁,喊谁姐呢?折我寿不是?”苏三宁忙抱拳道歉:“我说错了,我该死!该死!”逗得梅梅哈哈大笑。